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三

□ 12
3110
2



門 012
疏 3110
卷 2

左傳輯釋卷二

日南 安井衡 著

桓公

安名軌惠公適子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

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一安萬
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一註斯
大云踰年即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案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
受同瑁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即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
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
官總己以聽冢宰既免喪乃即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忽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略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
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自虎通曰天
子諸侯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親受命之
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類皆踰年即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即位而書
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
之踰年即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
稱子也此則合於禮矣衡案春秋不書即位者四公傳於隱云攝也莊云文姜出故

左傳輯釋

卷之二

一

也。閔云亂故也。傳云公出故也。是四公皆逢變故。心有所不悅。故不敢當即位之禮。以禮先君及國人。故史亦不書即位。以明其心無他。桓與弒君之謀。自謂正嫡嗣位。固其宜也。是以公然行即位之禮。經於去年隱薨。不言薨地。以明其不令終。此年書公即位。以明其與弒逆之謀。其旨嚴矣。傳不釋者。去年詳序爲氏之事。其義可知也。萬斯大云。踰年即位。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因引周書顧命證之。然康王受同瑁。見諸侯是其位既定矣。但是年屬成王。其所行皆成王餘事。大宰代行之。明年不即位。是曠年無君。故正月行即位之禮。仍復反喪服。三年不言者。非不即位。特不除喪耳。定公以六月即位。昭公之喪未還也。然經亦書元年春王三月。雖六月即位。不以嗣公即位之春。屬之先公。以此推之。踰年即位。乃禮之正。非衰世之法也。萬又云。諸侯嗣世。約略與天子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是執後世法。以議古禮也。古者年號未立。所重在正朔。而不在年。故經先書元年春。而後言王。諸叛王者。亦云不奉正朔。而不言不奉元。其義孔明。若諸侯不宜自稱元於其國。仲尼當正其失。不宜順其非。而成之。今經傳不言其非。而據已所見。以議古經。可謂亂道之甚者矣。諸侯象賢無大故。未有不得嗣其位者。故世子與會盟之事。執王帛。從諸侯之後。禮視附庸。即未受王命。無服士服。入見天子之理也。天子之元士。亦視附庸。然其相待之禮。則然其服之與事。未必然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魯聽受於田。今鄭廢泰山之祀。知秋大水。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於田。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於故也。

越結於成也。杜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安。衡案。成平也。言結易田之約。因以

祀田。遂以廢周公之祀。罪有所歸焉。盟曰。渝盟無享國。

盟曰。渝盟無享國。杜渝。變也。安。正義。傳載盟辭者。以易

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衡案。易田之惡。上傳既詳釋之。無須再釋。此載盟辭者。遙應隱六年傳耳。六年傳曰。鄭人來渝。平更成也。魯人心尤之。故盟曰。渝盟無享國。

傳載之者。見凡事不慎。必致耻辱也。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鄭伯拜盟。杜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鄭伯使某來拜盟。今本誤脫數字耳。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杜曰。色美。安。服虔云。目者。極

一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杜稱。督。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上。傳。卷之二。二。

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闔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先字而後名，祭仲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

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從也。衡案：古人先字而後名，不必他求。元年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此經云：宋督弑其君與夷，是華父字督，名明甚，以例孔父嘉

則孔父之為字，彰彰乎明矣。唯字也，故其孫以為氏，若其名在禮，當諱安。滕子來

朝。社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安萬斯大云：春秋諸侯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滕也。稱子者，蓋時王所黜。始稱侯而後稱伯者，薛也。始稱侯而後稱伯若

子者，紀也。先儒說此經不一，以為時王黜之者，杜元凱也。以為滕子在喪者，趙伯循也。以為後屬楚而夷之者，程叔子也。胡文定則謂首朝弑逆，故降稱子以狄之。孫明

復程可久，則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愚就加權衡，杜說為近。夫天子之命討一也，周室雖衰，稽之經傳，錫命猶行于列國，即如二邾，初皆稱字，後乃稱子，皆以王

命進之，既王能命之，而使進，獨不能貶之，而使降乎？縱不能行之齊晉諸大國，獨不能行之滕薛一二小邦乎？家則堂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亦已過矣。衡

案萬說是也。今考之國風，鄭唐無衣，及秦車鄰，駟鐵皆斷於王命。國風發於情而止於禮，若王命不行於列國，豈至虛乎？其意而顯之諷詠哉。春秋之初，王師伐鄭，又

助曲沃，伐翼，立翼侯以伐曲沃，而諸侯之師以不王伐宋，石碯亦曰：王觀為可是周室東遷之初，猶有可為之勢，其能黜陟諸侯，何足疑哉。特王所為動，乖其道，故終於不振。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社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社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秋七月，杞侯來朝。社公即位，安李惇云：桓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侯爵，桓則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為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社杜穎川邵陵縣，九月入杞。社不稱主帥微者，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社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註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社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

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社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

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社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

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妨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安陸案云：此言立華氏，蓋記者追書之辭。若僖伯稱臧耳，非未死賜族也。

族督之。註衡案：督字華父，其孫以字為氏，故為華氏。華氏既立，追書之辭，不得不

妄也。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言華氏矣閱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宋殤公立十年十
一戰社殤公以隱四年立十
戰皆在隱公世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

因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社言公之數戰則司
馬使爾嘉孔父字

因原禍之所由起以戒後世為君臣者良史之筆固當如此清焦循惡杜預不取孔
父謂杜黨司馬氏假傳文以掩其惡遂以此傳為三國志文司馬懿罪之類夫杜預

晉室功臣又尚公主其黨司馬氏則固有之宋督何人而左氏乃黨之於二百年之
後乎已不能讀古文而橫誣良史以為黨惡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其說載在春秋左

傳補疏文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社莊
長不錄

公子馮也陰三年出居于安衡案隱四年傳云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註穆公以三年八月卒殤公踰年即位則馮出奔鄭在

四年春杜偶失考以部大鼎賂公社部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部安衡
說詳於隱四年

隱十年齊魯鄭伐宋傳云庚午入部辛未歸于我似宋嘗縣部而獲其鼎然僖二十
二年經書夏部子來朝則亦未嘗滅豈入部之部別是一邑或部是周公兄弟之後

魯既獲其地因反其子孫如取須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
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社臧哀伯魯

子之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社以茅飾屋著儉也清
註廟肅然清靜之稱安正義冬官考工記有

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
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

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
為覆蓋猶童子垂髮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衡案清廟用茅葺屋猶大路結草為

席若為瓦屋飾茅則大羹不和粢食不饗亦供而不飲食乎備物中存至儉
聖人敬神重古之道備矣故下文結之曰昭其儉也注疏傳外生義非也

越席社大路王路祀天安焦循云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草以為
註車也越席結草

字書作越越蓋即社大羹不致社大羹肉汁
註不致五味

造適通於括結也大羹不致社大羹肉汁
註不致五味

為鑿蓋古字假借衡案案社昭其儉也社此四者
皆示儉

衣冕黻珽社冕冠也黻
註冕冠也黻

章鞞以殺膝也珽玉安正義畫衣謂畫龍於衣袂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周禮弁
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註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不言所用之物論語麻冕禮

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
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與服志

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邵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
 知孰是故備載焉鄭玄注弁師云天子冠冕以五米纁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
 十有二驚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
 十有二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
 於驕於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鞞制同而名異祭服他
 服之異耳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衡案冕施板
 於弁上大夫以上服之凡制度之器服天子以十二為數其廣八寸長尺二寸者
 蓋天子之冕禮登降有數則不得以下皆同諸侯大夫必以次短狹其數未聞

帶裳幅舄

杜帶裳幅也衣下曰裳幅
 註若今行膝者舄復履

安正義下有擊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
 註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幅也所以

自偏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訓絨也然則行而絨足
 故名行膝邪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復下曰舄禪下
 曰履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復
 為異履是總名故云舄復履
 正義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彼婦人祭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紃者縣瑱之
 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紃則紃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紃纓
 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紃
 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鄭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紃垂為
 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紃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

衡紃紃紃

杜衡維持冠者紃紃紃紃
 註紃從下而上者紃冠上覆

尊卑各

藻率鞞鞞

杜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
 註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安正義禮
 註之言藻

故從上而下結之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紃紃知紃亦織而為之冕
 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紃案鄭追師注唯祭服有衡
 其文雖多與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藻率者故服虔以藻
 為畫藻率為刷中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中事無
 所出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劉君以毛詩傳下
 曰鞞上曰鞞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陸榮云戴
 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十二采又曰士練帶率下辟
 凡帶有率無緘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下云鞞鞞蓋與帶相屬按戴說
 是也又按鞞刀室也鞞通作琫詩小雅鞞琫有珌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
 飾至大雅鞞琫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已自小差今杜反之其誤滋甚馬宗建
 云詩鞞琫毛傳云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正義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上
 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鞞左傳正義曲從杜解云飾有上下先鞞後鞞
 故知鞞上飾鞞下飾顯與毛傳正義相背劉光伯以毛傳規杜甚當衡案上文充冕
 黻珽帶裳幅舄下文鞞厲游纓火龍黼黻皆一字一物則藻率鞞鞞亦必一字一物
 藻注所以藉玉是也率練同密緝帶而邊也玉藻曰士緇辟二寸再緇四寸凡帶有
 率無箴功注云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練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率帶禪
 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士也凡帶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
 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鄭康成讀辟為禪謂以繒采飾帶側凡帶無禪則有率大夫雖
 不言率唯辟其垂則其餘亦率也此言率以明辟故云昭其數也鞞鞞當以毛傳為
 正至大雅毛傳下曰鞞上曰琫毛詩正義釋之云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

鞞是也。擊厲游纓。

各有火龍黼黻。

以圖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

註車服器械之有五者皆以比象。

註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註正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

皆在鳴聲。註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鞞韓詩外傳曰鞞在衡和在軾前案考工

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鞞當謂馬有二鞞

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鞞乎以此知鞞必在鑣案周禮疏引韓詩云升車

則馬動馬動則鞞鳴鞞鳴則和應鞞在鑣故馬動先鳴和若在衡其鳴亦

當同時今云鞞鳴而和應其在軾前審矣其名和蓋取於與鞞相應和也。三辰旂

註擊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昭其數也。註杜尊

註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翬。註安正義考工記

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註安正義考工記

註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註畫繪之事云火

註以文章。註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註在鑣和在衡

註錫在馬額鞞

安。衡案臨照本或作照臨。今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

德立違。註謂立華督。安陸祭云華督弒君矣。何止違命國語韋注云違違道

而義同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下文曰昭違亂之。昭違亂之。昭違亂之。昭違亂之。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

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

曰動置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威德立違與

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衡案堯典靜

言庸違。真古文尚書作靖言庸回。是違與回。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

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杜。九鼎

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維杜。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維杜。未杜。有都

城至周公乃卒營維杜。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鄭

士猶或非之。註蓋伯夷。安陸祭云班史王貢傳云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杜。

諸趙與昔云陳同甫謂義士即尚書所謂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言則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固非為頑民更失於奇僻不可從

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杜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九月入杞討

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杜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

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杜爵飲酒器也

也書勳勞於策言連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杜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

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成會初晉

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杜條晉地大子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

怨相仇

安正義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顧

曰括地志云千畝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馬宗璉云案郡國志大原介休有千畝

聚劉昭言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甚當齊召南云史記晉

世家及年表穆侯七年伐條生大子仇周宣王之二十三年也穆侯十年伐千畝有

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宣王之二十六年也與王師敗績于千畝事本不同依周本紀

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距晉穆侯戰于千畝時又隔十三年且晉戰而捷故以成師

名子若王師敗績晉安得言有功乎疏文不據晉世家而據周本紀誤臺王室後東

為晉國前事謬矣衡案千畝之戰顧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杜師服

馬得地齊得其事合二說其義始全夫名以制義杜名之必義以出禮杜禮從禮以體政杜禮成

安衡案政以禮為體然後百事立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杜反易

則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有今君命大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

必盛於賈以頌宗安衡案子生三月父孩而名之是時愛惡未見師服何以知穆

國故因名以諷諫侯愛少子桓叔而諷諫之今詳傳文師服因名以論他日成

敗而其言奇中故傳載之以示名亦不可不慎耳杜嫌其涉機祥故以為諷諫然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凡事乃亦有然者焉閔元年晉賜畢萬魏卜偃

左傳卷之二

左傳卷之二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亦此類也。蓋古有其術而警史卜筮之徒傳之。故曰我非警史。安知天道。未可以已。不能知而遽疑之。且此師服私自評論耳。杜以為諷諫。又非。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杜惠

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靖侯之孫欒賓傳之。杜言得貴寵公孫為傅。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杜立諸侯也。諸侯立家。杜卿大夫。卿置側室。杜側室。衆子也。大夫有

貳宗。杜適子為小宗。次者。安陸祭云。貳宗即小宗。蓋為大宗之貳也。或可。大宗則非矣。衡案。陸前說是也。周人重宗法。欲其歸於一也。若大小宗之外。更立族人。以為貳宗。乃二君一民之道。非所以敬祖尊宗也。夫宗法止於大夫。雖小宗亦有為大

夫者。然大夫有貳宗。舉常法而言之。則其為大宗可知矣。大夫既為大宗。則貳宗自是。小宗况經傳不言大小宗之外。別有貳宗。蓋杜陸並未悉宗法。取諸臆而言之。其

耳。士有隸子弟。杜士卑。自以其子弟為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安中井積德云。分親謂分財異居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覲覲。杜望上。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杜

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杜潘父。晉大夫也。昭侯

子。晉人立孝侯。杜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

侯。杜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生哀侯。杜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

哀侯侵陘庭之田。杜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杜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

書王。贏。齊邑。安正義。劉炫云。天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

今泰山贏縣。註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

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而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蝘

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

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尚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

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定。諸侯未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

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頒。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而釋例云。魯之再歷。始覺其謬

頓置。兩閏。以應天王。若歷為主。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

十二月。蝘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

年復蝘。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

政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

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膏谷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萬斯大云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年中所行悉無王之舉而莫大於虓軍不誅蓋弑隱之謀輩倡之而桓遂之然通國之人咸知隱攝桓適無有起而議桓者然而輩不可不討也討輩庶可以謝民因可以自解春秋于其元年二年書其易田成亂隱著其無王而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居位日淺或一日悔悟加輩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使輩逆女寵任已專與弑之跡彌著又其即位以來三受王聘十受外朝會不聞一介至于王廷至使王使求車而王崩不赴行於國者大雩大閱之罔上遠狩焚丘之非制行於外者輔鄭突而盟會戰伐之無虛日謀衛朔而齊紀會盟不憚煩凡皆無王之顯顯者春秋于此欲明著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而大義斯晦亦所未安爰寓意于春月無王而桓自無所逃其責傳所謂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者十為數之終王不可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為天下而書王不謂桓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幹足酬為氏之僵尸筆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衡案桓在位十八年其不書王者十四年穀梁謂桓無王故不書王先儒多宗之萬數賜其意鑿鑿言之然春秋十二公閱立二年弑無事可證其餘十公孰非無王行不義者春秋屬辭比事而其罪自顯何獨於桓去王而罪之萬云元年二年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在位日淺或一旦悔悟加輩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夫輩請弑隱而桓不禁之其與謀明矣故春秋隱薨不地元年書即位以罪之今雖復加輩以顯戮亦司馬昭誅成濟之類豈足以贖桓逆之罪哉况庶幾其或能行之而未滅無王之罪是聖人筆削以不可期之事預斷之也又云十數之終十年書王為天下不謂桓有王夫無王之說本為桓而發則十年有王亦當為桓况春秋魯史十年即魯桓十年牛雖數之終始與天下不相關雖則不書王人未疑天下無王焉

而聖人嫌之為天下書王此亦何說也至十八年書王則云車中之拉幹足酬為氏之僵尸是聖人以齊人戕桓為至當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思舊惡孟子亦云仁人之於弟也一宿怨桓雖弑立君國十八年而以外人戕之為至當其為宿怨思舊惡不亦甚乎公穀不知屬辭此事為春秋之教每字而立之說其刻薄慘戮之論偶與後儒所見合其謬至有如萬說者焉然則桓不書王者何也曰不書王有義夏齊左氏不容不釋之今左氏不一言及王則經原有王字劉炫以為闕文是也

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安齊召南云傳曰不盟見古人學春秋者皆以胥命為善宋儒疑胥命為自相推為侯伯恐未當也衡案言不足以及取信故歃血要神以信之檀弓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昭三年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盟者衰世之事也傳云不盟也其善之審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杜中井積德云詳有之二字謂有物食之未嘗以自食為文矣為文闕於所不見註衡案見日漸缺如有物食之然不見其食之者雖知月奄之不欲的指駭衆故曰有食之蓋聖人之教明道輔治則已不奄人所不知以術其智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我不為之此其義也此注說日食頗詳至月食蒙蒙如朱視豹按張衡云月食地影也衡傳渾天學渾天家之說曰地在天中如鷄子中之黃然則上下四方皆天也蓋月體本暗受日光以為明故日月正對地在其間而遮

左傳卷之二

隔之月不得受日光而失其明故云月食地影也地影又謂之暗虛言地遮日光故虛空中必有暗處月過之則食其說極精漢時傳天學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周牌唯渾天得古學之正後世其學既廢儒生說月食者率祖此注甚者不能解暗虛之義謂日中有暗處日月正對月為暗處所射而失明遂使庸人謂古歷不若西術

何其 公子翬如齊逆女杜禮君有故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杜

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杜公會齊侯于謹杜無傳夫人姜

氏至自齊杜無傳告於廟也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

年杜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杜武

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杜逐翼侯于汾隰杜汾隰汾水邊驂絰而止杜

夜獲之及欒共叔杜共叔桓叔之傳欒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會于

嬴成昏于齊也杜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

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杜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

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杜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

子遂逆女傳稱尊安衛案翬二書於隱世皆去其族傳釋之曰惡之也後又弑隱君命互舉其義禮安國不以善惡而貶之逆女修好乃安國之大者故雖弑君之賊亦書曰公子深

獲春秋因事敘道之意矣若以其弑君之賊每事而貶之不復辨其事之善惡乃獄吏讞罪之事耳何足以為法益信桓不書王為闕文非惡之也宣元年經公子遂如

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往來異詞故傳釋公子遂曰尊君命也釋遂曰

尊夫人也與此取義自別而杜齊合之以為互舉其義非也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

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

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杜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

之出居于魏杜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

之杜秦并其地也馬宗璉云詩桑柔正義引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左傳肩釋 卷之二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

非國內之狩安衡案狩不書地者唯大野彼主獲麟故省文不書地天王狩于河地故書地

此傳云書時禮也非遠及非地明經無貶意季友之歸也閔公次于郎以待之其地蓋在曲阜東南相距不遠杜據公矢魚于棠及天王狩于河陽之文以書地為貶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

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

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其官也傳雖稱父在而不言父官宰也設令伯糾實無官則當書曰渠某之子杜何由知其攝父職也衡案父在子未必不仕而傳云父在故名其義可疑故杜以為攝

父職耳然糾無官經不當言宰經既書宰明非父職也今詳考傳意冢宰大官天子崩百官總己以聽自非聖賢非壯少壯人所能堪况其父未老亦在所總以此推之蓋

古者天子雖命為冢宰為人子者謙不敢當禮也今糾偃然居之不敬辭忠孝皆失故經書名以貶之而傳以父在釋之與此誠臆說然據傳以推經恐當如此姑舉所見以質諸後人又案陸釐謂古未有以伯仲叔季為名者蓋渠伯是爵糾是名是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杜郎非狩地故安衡案凡土功時傳唯言時未有言時禮者故杜據禮字以拘郎非狩地之說果如其說一字中褒貶並書而傳又以禮字釋非禮恐非聖經賢傳之意也蓋此狩得時與禮故傳言時

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

禮耳無深義也

杜秦以芮小輕之也

杜秦為芮所敗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約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杜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而書

之所懲臣子之不敏不止慎疑審事也經義既明故傳直言所以再赴而不釋其義左氏釋經之例皆然又案三年經書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至此年正月十有九日大小相間為日五百六十一日六十除之壬辰為正月二十一日其所造長歷之謬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杜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無傳

葬陳桓公

杜無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杜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貴

杜王師敗不

紀故

將襲

紀故

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惠棟云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
 人衡案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天王出居于狄泉經皆書之不宜獨諱敗不書故杜
 以為不以告也今考傳文王率雖敗王亦
 能軍鄭人不敢迫此經所以不書敗也
 大雩杜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蝻杜無傳
 之屬為
 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杜不書走以朝出也為下實來
 註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

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杜佗桓公第五父也稱文公子明公疾病而亂作

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杜奪不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

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杜虢公林父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杜黑肩周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

人杜子元鄭公安釋文拒俱甫反中井積德云左右拒是左右翼之類不必方

方釋文拒俱甫反是也然其義恐未是蓋拒與距通左右陳之擊敵以扞中軍猶鷄

如字亦通顧炎武以子元為厲公突說詳於隱五年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

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杜不能相既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杜萃聚也曼伯為右拒杜曼伯祭

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安衡案魚

彌縫即其狀也以寡擊衆多用此陳戰于緇葛杜緇葛命二拒曰旂動

而鼓杜旂旂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安正義旂字從方旂旗之類故知旂為旂也

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與賈同也案范蠡

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旂也發石非旂旗之此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

之為不類矣惠棟云三國志太祖為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

又傳言旂動而鼓說曰旂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旂

為旂蓋本馬融衡案依說文發石車之法蓋木上設機以發石其狀略類旗竿首故

旂字從於耳吾鄉兒戲係細繩於竹杖頭繩末縛石奮力揮之能飛石於數十步之

外蓋其遺法也馬融傳旂旂其如林詩大雅其會如林說文引會作旂則不唯馬

以旂為旂許亦以為旂類也且味傳文以為旂令極穩以為礎敵事之與文頗覺不

似長

王中肩王亦能軍

註雖軍敗身傷猶殿

安王引之云王已傷矣尚安能殿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
聞王侯自為殿也亦當為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
年傳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
能軍則與上文隔闕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
欲乘其救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
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衛侯亦能軍釋經所以不書敗也亦亦鄭也凡
整軍不動曰軍鄭伯既勝按兵不動乃所謂軍也王雖傷敗亦能整兵不奔故曰亦
能軍唯鄭伯按兵不動故祝聃請從之唯王整兵不動故鄭伯得夜使祭足勞王周
鄭戰後之狀傳只以一亦字見之筆力千鈞祝聃請從之者三國皆奔王以孤軍留
且大敗之餘兵氣衰竭敗之易易故欲乘之耳詳讀上下夫見所隔闕若為王不能
軍退奔已遠安得夜使人勞之反覺不通耳王文儒不知兵性又恃才傲物動欲勝
古人故其謬至此耳凡軍退在後曰殿王既整兵不奔何殿之有杜以能軍為殿則
矣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註安衛案上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
註杜鄭於此收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
左右
註杜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
註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安釋文名仲字仲足一本作名
註仲字足陸祭云按傳文此年

先稱祭仲足

註杜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
註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安釋文名仲字仲足一本作名
註仲字足陸祭云按傳文此年

糾其名然先儒或以為字如何休公羊傳注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蓋渠伯其爵
亦大心是名叔是字耳劉樞衡云杜注鄭志云云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其以解經
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其懼乎衛侯杜殺獄於王固失之薄矣今詳考傳文上云
王奪鄭伯政至此又詳載鄭伯答祝聃之言及使祭足勞王之事若譏王然實傷之
也其意蓋謂王若得駕馭之法鄭伯非敢反者而王以一朝之忿興師伐之仍叔
自取敗衄此周之所以日衰也王者討而不伐而經書伐鄭故傳三致意焉仍叔

之子弱也

註杜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
安衛案王奪鄭伯政在
註於使仍叔之子來聘

之前故傳先言之既先言之欲其事相續因終言秋王伐鄭然後釋仍叔
之子立文之體不得不然非仍叔之子至秋乃歸也說又互詳於大霧下秋大霧

書不時也

註杜祭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雲
安衛案經大
註雲不言秋

蒙上經秋蔡人衛人云云之文也傳必言秋者上傳王奪鄭伯政在於使仍叔之子
來聘之前故先言之因終言秋蔡衛陳從王伐鄭然後釋仍叔之子以便宜此不更
言秋嫌仍叔之子以秋聘魯與經文違故重言秋耳非欲顯天時以指事也襄二十
六年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注云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
在他年文例正與此同杜能解彼傳兩秋而不能解此傳兩秋云顯天時以指事夫
經傳書大霧俱在秋三國從王伐鄭之後其為秋行大霧不待傳再言秋以左氏之
聖於文豈無故哉迂亦甚
凡祀啓蟄而郊
註杜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
復以亂其例哉迂亦甚

龍見而雩

杜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感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安阮元云論語先註進正義引杜注

云迂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按凡從于之字有迂遠之義也衡案正義云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從之也雩之為遠其義頗僻杜當訓雩為遠然後言遠為百穀祈膏雨據正義亦當有雩之言遠也五字今本脫耳然其說則未是鄭康成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當以為正說正義曰護杜注故不取其說疏家之常

始殺而嘗

杜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安正義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王引之云賈服二家之說

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圜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管子輕重己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熟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為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為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雩為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為孟秋建申之月明甚衡案王以始殺為七月是也其為四時之祭在孟月則失之周禮四時之祭皆在仲月此傳始殺而嘗啓蟄而郊閉蟄而烝謂始殺之後可嘗啓蟄之後可郊閉蟄之後可烝非謂始殺即嘗啓蟄即郊閉蟄即烝也月令孟秋之月天子嘗新先薦寢廟者以新穀始熟薦之寢廟又自嘗之非嘗祭也凡享先有牲曰祭無牲曰薦閉蟄而烝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過則書

杜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杜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六年春正月寔來

杜寔實也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

紀侯于成

杜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

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

蔡人殺陳佗

杜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九月丁卯子同生

杜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註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安惠棟云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為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為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為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衡案穀梁以文姜後年之亂行及桓公有同非我子之言以此經為孔子為莊公釋疑而惠士奇又引齊風猗嗟詩以證成其說其言若可聞實亦好議論之舊習耳孔子之修春秋因魯史之舊文而取舍之取其義而改之傳必釋之此傳云以大子生之禮舉之則孔子因魯史舊文而書之耳當時魯史安能知文姜他年之淫行而預書子同生以辨莊公非齊公之子哉猗嗟序有人以為齊侯之子之語鄭康成因箋展我甥兮云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以應序說蓋惠所本也然今詳序意所重在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為子之道其人以為齊侯之子則舉時人毀笑之言以實傷之之意耳經三章皆讚美

之言而刺意寓於中則展我甥兮亦讚美之耳言威儀技藝如此他人恐不能然誠可謂我甥矣非為莊公辨誣也不然桓三年文姜歸魯六年生子同其間未嘗如齊世未有孕四年而始媿者人豈有真以為齊侯之子者哉而詩人懇懇為莊公辨非齊侯之子愚亦甚孔子何以采之哉然則序所云人以為齊侯之子者不過舉時人毀笑之言以傷之冬紀侯來朝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

行朝禮言朝則遂留安錢大昕云詩韓奕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傳作

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穀梁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氏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楚武王侵隨

杜隨國今義安齊召南云史記年表桓公六年楚武王之三十五年也楚世家

尚未稱王傳稱武王者追叙之文也衡案是時季梁在焉之周請尊楚是何等事而謂隨人敢為之邪大抵史記與左傳異者皆左傳是而史記非此亦史遷妄說耳

使遠章求成焉杜遠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杜瑕隨地隨人使少師

董成杜少師隨大夫督也疏云督察之是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杜鬬伯比楚大夫我張吾三軍而被

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

為大隨張必棄小國杜張自修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

師以張之杜羸弱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杜熊率且比楚大夫鬬伯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杜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率當以少

于鄧始懼楚子自此遂威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杜從伯比少師

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杜信楚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杜正辭不虛

今民餒而君逞欲杜逞快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杜稱詐

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臄粢盛豐備何則不信杜牲牛羊豕也牷

亦肥也黍稷曰安惠棟云禹廟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

左傳卷之二

為祭祀之黍稷麥菜二字同用為周禮之粉餈不知何時淆亂而莫有正之者衡案
下傳釋肥曰謂其不疾瘼蠹也釋脂曰謂其備脂咸有也則肥謂肥充而毛色潤澤
脂謂七體具備無欠闕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脂說文同豈
牛羊善病瘼蠹而豕多所損傷故以肥脂分屬豕與牛羊與 對曰夫民神之

主也杜言鬼神之情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安惠棟云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馬宗璉云周禮封人歌舞牲先鄭注

以歌神也是奉牲以告乃封人奉牲而歌舞之辭衡案歌舞非告神之時所宜為博
碩肥脂乃告辭又非歌詠之詞先鄭引此傳以注彼職失諸牽強故後鄭易之謂君
牽牲入時隨歌舞之求之禮意後鄭是也然則歌舞庭中事奉牲室中之事贊之與告其詞又殊慮說是也 博碩肥脂謂民力之

普存也杜博廣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瘼蠹也謂其備脂咸有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脂其實皆當兼此

皮毛無疥癬兼安釋文瘼七木反本又作瘼同蠹力果反說文作瘼云瘼瘼皮肥
備而無有所闕也齊音界瘼息淺反說文云乾瘍瘼棟云說文曰瘼小腫也一
曰族瘼張有復古編云族从矢昨木切瘼从虫糸力軌切別作瘼瘼非錢大昕云
說文占部瘼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瘼蠹之正字蠹瘼聲相近故假借為蠹耳瘼亦
俗字當為族六畜之疫曰瘼或作瘼瘼亦聲相近瘼瘼疾小腫則皮厚如肥
小腫皮厚訓難殊而其義則同杜云瘼瘼蓋舉類以曉人耳錢以瘼為蠹正字訓瘼

病失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

三時春 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杜嘉善也粟

夏秋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安

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杜馨香之 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禋祭敬也九族謂外祖父

於是在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

而鬼神之主杜民飢 君雖獨豐其何

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齊欲滅紀 北戎伐齊齊侯

左傳卷之二 卷之二 十六

使之師于鄭

安阮元云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無侯字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

今從

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杜甲首被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

之餼

杜生曰

使魯為其班後鄭

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

鄭

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杜郎師在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

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

杜詩大雅文王言求

在我而已

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

杜言獨絜其身

安陸祭云此亦美鄭忽之

自詩小序謂齊女賢而忽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見逐諸儒說詩及春秋者皆踵此論昔之君子能辨其非矣忽之辭昏不為失策其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足稱名言未可厚非也衡案陸說是也但并非詩序則失之矣序云大子忽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經云彼美孟姜毛傳云孟姜齊之長女是序傳皆以有女同車為刺忽辭再請之詩也不爾文姜惡物終我其夫序豈言齊女賢而不取哉忽辭初請引詩自求多福且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實善自為謀故君子美之及齊侯再請妻之則其意甚

誠取之未為不可而忽固執前義是硜硜自好者所為傳云遂辭諸鄭伯蓋亦借之其意與小序毛傳同說詩者或誤以孟姜為文姜不知齊侯再請妻之在文姜生子同之年齊侯雖暴豈奪既嫁生子之女而改嫁之他人哉而陸亦以善自為謀為美再辭之辭皆失之也

請妻之

杜欲以他

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言必見

遂辭諸鄭伯

杜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

安顧炎武云邵氏曰娶妻

而辭之衡案忽固辭齊侯蓋謂娶妻必告父母故忽不敢從乃請之鄭伯鄭伯命娶之而忽不從遂辭諸鄭伯也上文固辭下直序忽辭無齊侯再請之文而此結之曰遂辭諸鄭伯若齊侯不請於鄭伯忽既固辭矣安須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

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杜大牢牛羊豕也

安正義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步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為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惠棟云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社異衡案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子也食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今為接子則其義不可用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
生三日有見殯之禮蓋傲生時之禮為之則服為子初生接見于父近是
負之士妻食之註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
註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
公與文姜宗

婦命之註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公問名於申

縹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註申縹魯
大夫以名生為

信註若唐叔虞安阮元云論衡誥術篇生字在名字上按以生名以德名以類
註魯公子友註名語言一例論衡為長衡案以德命以類命二句一例取於

物取於父亦二句一例首句無所例故其文獨殊且以生名
生字指何物必欲與下二句一例名亦當作命阮說謬甚
以德命為義註

若文王名昌註象危兵取於物為假註若伯魚生人
武王名發註象危兵取於物為假註有饋之魚因

名之註取於父為類註若子同生有註不以國註國君之子不自
曰鯉取於父為類註與父同者註不以國註以本國為名也註安顧炎

馬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註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註隱痛疾患
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註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註隱痛疾患

不以器幣註幣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註君父之名固非
註安正義鄭玄云隱疾夜中之疾也謂若黑臂黑肱矣衡
註案鄭說也是也曲禮疏云隱疾謂體上幽隱之處疾病註不以畜牲註畜牲

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
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註國不可易註安顧炎武云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衡竊列國之名不可
註故廢名註得而易故自廢其名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衡竊列國之名不可

唯秦國不稱楚他國未必稱荆也况春秋諸侯能改他國之名以存其名乎且此傳
周名名將終諱之廢名三名字上下一貫若改此名為國名文義不諧杜注為勝但

當時此義既晦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必多定公名宋而哀公之時經傳書宋不諱是
定既不廢名又不改宋為某知其無可奈何而兩存之故經傳亦唯從其實而書之

耳不得接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註杜改其山以畜牲則廢祀
彼以難此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註杜改其山以畜牲則廢祀

宋以武公廢司空註武公名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註魯獻武廢二山
註杜廢為中軍註魯獻武廢二山註魯獻武廢二山

武公名敖更註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
以其鄉名山註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

同註杜物類也註安顧炎武云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惠棟云物謂
註謂同日註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云同物冬紀侯

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註杜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
不註安衡案周王前後數聘於魯又使之主昏非無寵於王也時齊鄭方睦齊必欲

能註滅紀而鄭忽以班饋後鄭亦怨魯若為紀請成於王恐取怨於齊是代紀受

左傳卷之二
十一

禍也故告不能耳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夏穀伯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

既而背之

杜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

盟向之民于郊

杜郊王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杜曲沃伯武公也

注小子侯武公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天王使

家父來聘

杜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杜無傳

安衛案正月既烝

禮可知故傳不釋也凡經義可推者傳皆不釋後倣此

秋伐邾

杜無傳

冬十月雨雪

杜無傳今八月也書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

不書舉重略輕

安正義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此注之意猶以為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逆大妣身為公子逆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馬宗璉云

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廣韻以祭為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以魯為宗國故來朝衛案通考經傳不唯天子不親迎諸侯即

位亦不必親迎昏雖大禮踰國親迎奈社稷宗廟何故春秋諸侯使卿逆夫人經傳

未嘗譏之其附庸小國若壤地相接或親迎之亦不以為非禮隨宜而變不必拘也

此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祭公逆后非卿迎后而祭公監之也襄十五年經

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傳釋之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蓋單靖

公畿內諸侯為主卿士者途留不行獨使劉夏逆后故經獨書劉夏而傳以卿不行

釋之耳杜據彼傳謂卿逆后而公監之果若其說逆者重於監者此經何不書卿而

獨書祭公逆后也以此推之祭公亦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故傳不言非禮也其來

魯以魯主昏非以其為宗國也故傳釋之曰禮也若先私朝宗

國然後逆王后于紀乃失禮之大者傳豈言禮哉馬說亦非

八年春滅翼

杜曲沃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豐

杜沈鹿黃隨

不可失也

杜豐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蠶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杜沈鹿黃隨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會杜黃國介使遠章讓黃杜責其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杜下之請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杜衡案六年鬪伯比謀贏師以為

隨侯禦之望楚師杜楚師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杜君楚無

與王遇安顧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

復整其士卒與王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為不當王衡案杜謂必左

之左即上左之左必又懸斷之辭故以君為楚君耳然古人對話單稱君皆指其君

未嘗稱他國之君五年傳秋王以諸侯伐鄭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

子元請為右拒以當陳人是鄭右拒當王左師正與此文相似顧說是也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杜不從季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杜速杞隨地鬪丹獲

其戎車與戎右少師杜鬪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杜去疾謂少師隨未可克也乃

盟而還安衡案凡權姦之臣不唯國人知之雖敵國亦知之至以其死為大感

後世為人君者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杜虢仲王卿士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杜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夏四月秋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杜曹伯有疾故安齊召南云以十

注謂曹伯有疾也曹伯使世子朝自是非禮故經依實書之若果曹伯有疾則世子

聞樂而歎乃人之至情施父何得言非歎所乎衡案曹世子以冬來朝明年正月曹

伯來則世子發國時曹伯已疾屬辭此事其義自見傳載施父之言者凡人有疾未必死施父見微知著蓋美之也未可以此非杜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杜為書

行例也通諸侯杜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巴

縣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鄧南鄙鄧人攻

雖告魯猶不書

二

而奪之幣

杜南汜水之北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

鄧人弗受

杜言非鄧人所攻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

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

杜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

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杜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

云荀子遇敵處戰則必北楊偉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顏師古云北幽隱之處故退敗者謂之北於義亦通衡案鄧人三逐巴師鬬廉知其輕巴師故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使巴人陳左右必衡陳者薄其陳又使左右巴師去楚陳遠誘鄧人來擊也鄧人既輕巴師不以為意逐楚師而背之所以敗也堯典分北三苗亦謂分背之戰敗者必背敵而走故

謂戰敗為北說文從二人相背即其義也顏說非是

夾攻之

杜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杜宵夜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杜梁國在馮翊夏陽

班叔皮北征賦注引作鄆侯漢書地理志同齊召南云荀賈二國杜注不言所在按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河東臨汾縣有賈鄉賈伯邑衡案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弟緡于晉則此伐曲沃蓋亦王命也是時曲沃漸強芮梁在河西距晉不遠荀賈則與曲沃接壤恐為其所并故皆從虢

仲伐之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杜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天子

男故賓之以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

杜酒始施父曰曹大

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杜施父魯大夫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杜未同盟而夏五月葬曹桓

公

杜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杜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杜終施父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杜詹父在河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杜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

杜虞叔虞虞人求

旃

杜旃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杜

杜

以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註杜賈賈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

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註杜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註杜

共池地名關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註杜在六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註杜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

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註杜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註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

以見魯猶秉周禮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註杜惡曹地關夏五月

癸未鄭伯寤生卒註杜同盟於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註杜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註杜祭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安惠棟云

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為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

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衛

祭名足字仲詳於五年傳宋人誘而執之罪在宋故書祭字以罪宋劉云鄭人嘉之

然則祭仲無罪邪曰何為其無罪經云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忽

奔由突歸突歸由仲執春秋此而書之而仲聽迫脅之罪不

言自明宋執仲又其本也故字祭以罪宋非聖人誰能修之

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註安衛案成十八年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以惡曰復入此文有誤當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說詳於隱四年此祭

仲以突歸而立之實雖見要亦國逆之類故曰歸耳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亦不稱

公子凡立為君者例不稱公子非美惡所關也突言歸于鄭則其為鄭人可知忽言

出奔于衛若不言鄭不知其為何人故突上不言鄭而忽上言鄭於文宜然非以其

連祭仲不鄭忽出奔衛註杜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安顧炎武云書鄭忽蓋

言鄭也云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嗣位葬莊

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

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為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

為庶孽而篡奪愈明篡奪既明雖生死皆稱鄭伯衡案踰年稱元成其為君也忽即

位未踰年故不稱鄭伯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則莊公在日以柔會宋

忽為世子矣此不言世子者忽暗弱不能守其位突歸即出奔蓋敗之也柔會宋

八陳侯蔡叔盟于折註杜無傳柔魯大夫叔名也折地闕安衛案蔡叔蓋蔡侯

註杜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註杜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註杜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杜無傳夫鍾郟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杜無傳

闕魯地在東平安衡案齊衛鄭盟于惡曹蓋將復伐魯也公懼欲求援於鄰國故須昌縣東南註柔會宋公陳侯蔡叔公亦頗會宋公傳不釋者以此事而觀之

經義可推也會鄭伯卒三國不果來伐故先儒不曉其所以會耳說又互詳於傳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宋不書安正義傳之上下例不

為經闕宋故也衡案經無宋字公穀經同此傳自成文承十年齊衛鄭宋戰于郎而

言之蓋三國未得志欲復侵魯故盟于惡曹以鄭伯卒不果魯公欲親宋以禦之故

使柔盟宋公陳侯蔡叔又親會宋公者再傳雖不言其事比事觀之其意可知矣若

宋與於惡曹之盟則與三國同謀公必不求與親而宋亦豈遽肯三國而屢與魯會

哉况宋公爵而國又大於鄭不應序之鄭下宋字衍文無疑正義乃云傳不虛舉經

文舉此盟者為經闕宋不知傳終十年戰于郎之事非虛舉經文也且經傳異文者

自非傳舉異名及時月以釋經皆後世轉寫所致如楚屈瑕將盟貳軫杜貳軫

舊史闕文孔子敢補而謂傳補經闕邪不思甚矣莫敖患之杜莫敖楚官關廉口郎杜郎國在江夏雲杜縣

二國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鄭國在江夏雲杜縣

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莫敖患之杜名即屈瑕關廉口郎杜郎國在江夏雲杜縣

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杜郎國在江夏雲杜縣

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虞度也四邑隨絞安王註念

孫云方言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已法案虞亦望也言昔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

矣衡案日付度其至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杜君謂屈瑕也我以銳

是望之故引伸訓望師宵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杜特近莫有鬪志若敗鄭師

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杜盍何不也對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杜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安

衡案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紂衆如林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是其不敵也此謂戰士亂臣十人非所宜引也教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

還杜卒盟鄭昭公之敗北戎也杜在六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杜子突子亶

皆有弗從安衡案鄭風有女同車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

動得其宜故其論如此後人所見不精比二辭而同之故杜預解善自為謀曰謀不
及國而宋儒則以齊女賢為文姜以譏詩序之妄不知忽之辭再請文姜既嫁魯抱
子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杜祭鄭地陳留長垣縣

封疆者因以杜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杜曼

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杜雍氏姑姓宋大夫安

嫡妻曰姜妾媵曰女古人自有一定之稱傳云杜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女於鄭莊公以見忽適突庶杜蓋未達此義也杜誘祭仲而執之杜祭仲之知宋非會非聘

誘祭仲而執之杜見誘而以行人應命安衡案誘祭仲而執之杜曰不

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杜衡案祭仲以歸亦是國杜逆釋經所以書歸也杜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杜穀丘

曲池魯地魯國汶杜陽縣北有曲水亭杜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穀丘

燕大夫杜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

八月安衡案此亦杜杜從赴杜長歷之誤耳杜公會宋公于虛杜虛宋

公子龜杜龜宋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武父鄭地陳留濟陽

丙戌衛侯晉卒杜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杜安

從而書之史成文如此仲尼杜修之亦唯如此所以重書也杜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杜

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杜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杜隱四年莒人伐杜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安

鄭忽恨魯突其讎也今突歸而忽杜奔魯侯欲親鄭故欲為平宋鄭也杜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

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杜遂帥

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杜衡案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釋之

相似而傳釋之曰戰焉宋無信也杜文似而義異者彼經云宋戰于郎是我無事而彼

自來戰罪在三國也此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宋有罪見伐當服而勿戰

而及與之戰以宋自戰為文也宋無信者上傳云宋成未可知也是穀丘之君子盟宋許魯成而其情有可疑者故魯與之類會至龜會卒辭平是無信也

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杜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盟則情疎情疎而憾結故云長亂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杜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杜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坐猶守也覆設

安惠棟云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國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為守蓋未通于古義衡案楚人軍於南門今分兵坐其北門者斷絞人歸路也覆有二義一為伏兵一為掩覆此當為掩覆傳云鄭人覆諸勺坡孫子云鳥驚者伏也獸駭者覆也並與此同注家解為伏兵失之

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所深與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杜彭水在新安衡案分猶散也軍無紀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杜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安衡案巡視行貌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杜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稱侯以接鄰安正義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此敗國非禮也

稱侯以接鄰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為義故各從其本耳顧炎武云解或稱人或不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衡案經於是始書敗績故杜通解稱師稱人之異正義引莊二十八年經以釋之是也顧以注稱人誤為此經燕人若然齊宋衛皆再爵與師亦異辭杜何獨不解之顧始唱古學一洗元明之陋習以精博稱而粗謬至此可怪矣其言踰年得稱君則得之但其接鄰國亦未免為非禮杜注未可全非

三月葬衛宣公杜無夏大水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杜趾足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杜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

楚子辭焉杜不解其肯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左傳

卷之二

十五

謂杜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此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

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狃快也蒲騷杜役在十一年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杜小撫

信也民以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杜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杜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安王念孫云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

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不然夫豈不知楚師

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賴國在義陽隨縣安惠棟云賴

與國詳見後衡案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釋文

厲舊音賴又昭四年經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賴作厲釋文厲如字又音賴故惠謂

於僖十五年詳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杜徇宣杜及鄢亂次以

濟杜鄢水在襄陽宣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盧

師章懷後漢書注中廬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衡案以中廬爲盧戎大敗之

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杜縊自經也荒谷安惠棟云盛宏之

今竹林是也又云注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以聽刑楚

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杜立突杜鄭不堪命故以

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杜公後地期而及其戰安

衛案與字不可通而石經以下諸本俱有若原有之注疏不容不解而今皆無說則

唐初作正義時猶無與字其誤蓋自石經始矣不書所戰後也者鄭紀已與四國合

公後至敗之也又案此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據十四年經宋

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傳云報宋之戰也又宋鄭頻年相伐則此亦鄭伐宋

而餘國各助其所黨也當以左傳爲正說經不書所戰故二傳鄭人來請脩

好無傳書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杜脩十二年武父之無冰杜

時失夏五杜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

左傳卷之二十一

災

杜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

安衡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

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

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今案哀三

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然則司鐸

人火是能本火體矣然踰公宮燒桓僖之廟則若自然而起故亦謂之災被疏極明

暢但不引哀三年傳

乙亥嘗

杜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

而證之故特詳之

安正

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

害萬斯大云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粢盛無不出廩若以為災餘則色臭

已變豈可薦馨魯人縱愚必不至此但嘗為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嘗嘗不災

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

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衡案始殺而嘗傳已有成文凡有成文傳不再釋故直言

不害也萬益未通此旨故以傳為誤耳萬又云災時粢盛既出廩此亦臆說禮經未

見其文御廩雖災人速撤出其穀亦不能免害傳言書不害蓋謂此也萬據杜注災其

屋救之則息謂災餘之穀色臭已變不可以薦馨遂創粢盛既出之說耳夫經傳俱

書災必是御廩灰燼杜據不害之文以為據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來

為止災其屋亦臆說耳豈足以為據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

杜無傳隱六年

年盟於艾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杜熟曰饗夏鄭子人來尋

盟且修曹之會杜子人即弟語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

不害也杜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杜及穀故曰書不害

牛首杜東郊鄭郊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杜大宮鄭祖廟盧門宋

杜東郊鄭郊

杜安馬宗璉云呂覽楚莊王圍宋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是盧門乃宋外

杜城門去宋都城四十里衡案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王制也諸侯之郊蓋

取故

不書

處大半少半之間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是郊亦有門盧門距宋都

四十里乃是郊門非城門也以鄭祖廟之椽為郊門之椽所以辱之也十二年傳說

宋公無信此說其

無禮蓋疾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杜無傳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杜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杜

左傳輯釋

卷之二

廿二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

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安正義昭三年傳曰書曰北

註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

變例也。焦循云：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突，而司馬懿則祭仲之此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豐張緝謀廢師，則亦突使雍糾謀仲之此也。君苦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為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罪突即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為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為君也。惠生、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名。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呼君，不可以列國之杜預邪說，以為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懼。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衡案：焦引惠說，謂以臣出君，猶以臣呼君，不可以訓。故孔子修春秋，以君自奔為文。例以魯公及夫人出奔，更婉其辭，以自遜為文。其義益明，可謂千古卓見矣。昭三年傳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者。案曲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凡出奔者，皆失地之君。故經必名之，而傳以罪之釋之。然則改出其君，以自出為文者，以正君臣之義。書名者，罪其君失道，以失先君之地。傳通釋名，出奔君之義，不獨釋名北燕伯也。孔眩於杜注，反以為變例，失之遠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杜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大子之威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繫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復歸。例在成十八年。 安顧炎武云：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 注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為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衡案：出奔不稱世子罪之也。歸稱世子，正突之罪也。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立未踰年。

而出奔，不成其為君，故書曰：世子。言復歸者，復世子之位也。書忽曰：世子，突之篡奪不言自明。聖人筆削之嚴如此。此節杜注尤謬。今不復辨正。許叔入

于許 杜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衡案傳曰：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蓋齊魯納之，故書入。說詳於前。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杜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安阮元云：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注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袤。陳樹華云：是袤乃侈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衡案：會其師也。諸侯在焉，故不言師。而言侯，非先行會禮也。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杜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杜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註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安衡案疑

女問有異故以此答之以探其意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

以出杜愍其見殺故載註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

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

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杜檀伯鄭守櫟大夫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

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

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春既謀之今書會者曾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安衛案傳

曰及今不言及而言會故杜云諱議納不正然春謀而夏伐之而獨諱及字易以會

字欲以掩與謀是猶掩耳盜鈴也聖人筆削之嚴豈其然乎凡經傳言會某伐某者

皆謂其師但君在焉則稱侯不言師非行會禮也杜以會為朝會之會故其說每謬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杜用欽平之註禮故書

冬城向杜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

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

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杜惠公也朔諱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杜惠公也朔諱

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安衛案春秋未修列國史書某逐其君其春秋既脩皆以其君自奔為

又詳於十五年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前年冬謀納厲公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

烝於夷姜生急子杜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安釋文急如字詩作及焦循云宣公

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及又納及妻而生壽朔極能娶必十五以上朔

已能潛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鄭忠允駁之言

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

及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

戴嬌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

婦具在可容一媾毒而不知覺者况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

錯亦肯就刑迎之乎乃以夷姜為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杜依之耳烝廣

雅訓為愛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及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

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為天子明以夷姜為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即左傳所謂僖於夷姜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為遷為謬失之矣衛案僖於夷姜固為醜行故洪毛諸人務辨其誣其意美矣然閔二年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孫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宣姜齊女宜公雖為伋娶而奪以自娶則亦適夫人姜又為宣公生二子矣其貴重如此而宣公死未久齊人使頑孫之至不可而強之公然生數子成二年傳又云王以賈姬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孫焉則孫實上淫之名而不專指私通也蓋當時禮樂崩壞習以為俗人亦不甚怪耳况夷姜無子蓋妾媵之少而賤者宜公孫之蓋亦有使之者非私通也石碯雖義豈以此而廢其人哉史記列女傳稱夷姜為夫人據終而言之左傳云孫於夷姜據始而言之始無二義也毛焦以理斷之以為僖毒之屬至訓孫為愛試改此傳為愛於夷姜生急子豈復為文哉不思之甚也洪推宣公立年為無孫夷姜而生伋及妻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而生壽朔之事則鄭忠允駁之是也

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杜左右媵之子夷姜縊杜失寵而自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杜宣姜宜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杜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杜衛道限踐要自衛適齊之道也

矣杜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杜黔牟群公子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杜越魯地稱字義與黃盟同二月無丙夏五月

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杜奚魯地皆六月丁丑蔡侯封人來杜疏元云石經宋本無夏字與序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杜季蔡侯弟也言安衛案傳云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立之曰歸之最彰彰者也杜不論成十八年傳入歸互訛故捨傳文以為為陳所納試檢前後傳未見陳人納蔡季之文可謂妄矣說詳於隱四年癸巳葬

蔡桓侯杜無傳稱侯蓋謬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杜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齊欲滅紀安衛案故

及邾儀父盟于趙尋蔑之盟也

杜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

事也

杜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而備其不虞

杜虞度也不度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

焉

杜齊背盟而來公以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桓侯無子故

杜信待故不書侵伐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嘉之故

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

杜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也底平也

杜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杜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

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杜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初鄭伯將以高

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

公而立公子亶杜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

魯大夫安阮元云韓子難篇作公子圍衛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

杜以訓詁字易之惠說是以惡鳥路反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人姜氏遂如齊杜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

子公薨于齊杜不言戕諱之也戕

杜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夏四月丙

杜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杜萬斯大云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

杜淫乎其妹史記亦曰魯桓夫人襄公女

杜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為夫人兄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為遲之十七年後乃娶

杜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衛案萬說以

儒所為信而好古者恐不當如此齊襄不娶之事今不可得而知試就萬說而考之
 僖公國大兵彊嘗以小霸稱而王室雖衰諸侯猶知尊之故宋公不王則討之鄭忽
 有寵則妻之而王亦能整其旅伐鄭討曲沃雖事不成亦猶有可為之勢豈僖公欲
 結昏於王室以益盛其勢故久為襄公不娶以待王姬之長與此固臆說然與執已
 所見以掃却傳記不若就傳記以求其理也學者思之又
 齊杜無傳告廟也丁酉五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巳丑葬我君桓公
註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註杜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杜始議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杜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遠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杜服虔云旁

公謫之註杜謫也以告註杜夫人告夏四月丙子享公註齊侯為公設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註杜上車曰乘彭生多安正義莊元年公羊

協幹而殺之衡案幹脇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安衡案惡醜請以彭

生除之註杜除耻辱齊人殺彭生註杜不書秋齊侯師于首止註杜陳

戊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註杜車裂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仲曰信也註杜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周

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註杜莊王桓王太子王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註杜辛伯周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

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註杜妾如匹嫡註杜庶如兩政註杜臣擅安

王引之云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

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

是也閱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嘗故

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

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章注並曰升為正卿是正與政通也而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辭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即此所云並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嫡而政耦國即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而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而政耦國亂之本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為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衡案王說是也但政當讀如字謂卿執國政者正政雖通此不必訓長賈云國政正卿亦謂正卿為國政非讀政為正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曰長曰政曰君明古人謂政卿為政也

耦國

杜國都如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杜及於難也

左傳輯釋卷二終

